

觀堂譯稿

觀堂譯稿

海甯王氏校印

觀堂譯稿上

王忠愍公
遺書外編

中亞細亞探檢談

匈牙利 斯坦因 述

予於今日之會擬與諸君略述在中國塞下之事所歷之時如在夢中所閱之境迴出意表歲月不居若前日事姑舉一二足知其概余數騎東行綿歷歲月某日之晡始抵長城之下是時心中若有所感因念此處人文之停頓地力之枯竭草草二千年若旦暮耳平生今昔之思無踰是矣日既西傾直視無極羣堠相望迤邐十餘英里與斜日相射作黃金色諸堠之間絡以邊牆如褐色直線蜿蜒於灰色沙磧中頗疑牆堠之中有人拒守下瞰北方高原廢川若存若亡余行其下時得箭鏃青銅所製鏽澀無多偶見鹽澤之旁多生灌木又疑匈奴游騎出沒其間以俟夜襲者又見一線如畦與邊牆平行其廣二十英尺就而察之始知千百年間行人成卒履屐交錯印於沙泥其跡雖淺其文頗明邊城之下環以是線距今橐駝通路尙數英里何以驗之知爲履跡余初至敦煌偶行沙上時閱二月日有大風

再過其地履跡如新非經目驗不能信也

塞下之地土壤氣候各有特性以保存古蹟更舉一例可以知之斥堠之下小埵甚多形類十字質似一石各占七平方英尺高六英尺此種小埵問是何物乃束蘆爲積縱橫疊之粗沙細石交錯其間蘆葦之中本含鹽質積久蒸變乃類殭石然試於其中摘取少許剖而視之條理尙存此乃古代所積以繕城垣今日車站之傍枕木如山亦猶是也

緬此遺蹟出於秦餘綿延至今二十餘世紀凡地理之變化悉歷史之尺度且此種變化全由天演不雜人爲耳目所覩足爲鐵案惜於此際不能備述也

沙漠之地日有暴風氣候寒暑恒踰常律四月以前水風塞途氈裘數重無異絺綌千九百七年四月一日最小溫度在水點下三十九度及是月之杪背日之處溫度猶至冰點上九十度大風所至蚊蚋雲集余之行帳因逐水草頗近鹽澤百蟲所萃人畜俱困余嘗七日之間蟄居帳中以避嚙噬雖頑如野駝亦畏其毒入夏之後遠水而居水味苦鹹不適於飲故於五月中

旬掘地既畢遡返草地地勢則如此氣候則如彼而所雇發掘之士人性本懶惰又嗜雅片然掘地之業卒告成功則繙譯張君之功爲多

余因閱覽古蹟故遂至敦煌當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學會長洛克濟 *Loczy* 教授曾隨伯爵斯希尼 *Count Szecheni* 之遠征隊至敦煌東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語余并謂洞中畫壁雕刻之美冠絕東方余深感其語故有敦煌之行余以千九百七年三月始至敦煌卽訪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巖之上在敦煌東南十二英里余至其下始歎洛氏之言不誣窟穴大小殆以百數高下成列頗不整齊石色純黑上施雕鑿洞之大半皆有畫壁美麗殊倫完缺一繪畫之法源自身毒余於和闐沙漠所掘廢寺佛畫規摹氣韻大略相同造像之多與畫壁等可證古代支那印度美術交通惜多爲後人補葺失其真矣

巖洞之傍頗多碑碣證此古寺建於唐代當時佛教盛於支那又二百年間西陲無事北免突厥之兵南靡吐蕃之寇自是以

降訖於蒙古之興則外常爲蠻族之所蹂躪寺宇之麗僧尼之數爲之大減矣顧情勢雖變而宗教未革余周覽各洞多見巨像其最高者近百英尺此種製作稍屬後代讀馬哥波羅旅行記中沙州一篇可見元時唐古特人民拜偶像之奇俗矣敦煌之民雖至今日猶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禮之期市民村民來謁千佛洞者數以千計可知寺宇雖殘猶爲禮拜之地故余於此地就畫壁造像深加敬護除照影繪圖外不敢有所希冀恐傷人民之情也

余於五月二十日復至敦煌擬爲小住之計蓋二月以前已略聞道士於二年前修理寺宇發見古代寫本之事此種寶物置於故室守衛頗固余爲求書計不能不徐圖之也

道士爲人頗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對神與人均有戒心余初與之交涉甚爲棘手事之顛末茲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繙譯張叔伊譯音不知何字之祕策外余之支那大護法聖人元奘法師實爲予牙人焉余此行頗類元奘又甚敬元奘人頗知之道士雖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與余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

異耳雖荒唐之西遊記視元奘爲神人者其說不見於大唐西域記然此與余事何關係乎當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乃漢文佛經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師元奘譯道士與張君皆驚其異張君遂言此室之開得非元奘之靈留以俟其自印度來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道士既聞此說始敢啟大門招余入余等入門經前廣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畫壁壁裂而室見室中暗甚余從道士油燈光中見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約十英尺後精計之其容積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顧在室中不能閱覽一物道士乃手持數卷導余至廊下之屋使余疾覽之余下帷審閱以免人探伺不覺驚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軸大抵漢文寫經高約一尺卷束甚厚雖完好如故然觀其紙墨形製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碼左右故求其所記時代甚爲煩難後於漢文大經卷背面發見印度婆羅謎草書 Indian Brahmi Script 積疑始釋足證寫經之時中亞細亞佛教徒中尙知梵文此爲稍古之事矣一切寫本依然初藏時之形

狀且無幾微濕氣蓋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於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於開一大包裹時尤驚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爲之中藏種種絹畫紙畫幡蓋錦繒刺繡之供獻物不可勝計其畫絹畫布蓋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謹及展視之皆爲諸佛菩薩像或純用印度畫法或以印度畫爲本而參以中國畫佛像之下畫禮拜者其服猶昔時桑門之服也後張君發見供獻簿果證爲第九第十兩世紀之物作畫之絹薄而透明精細無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開視頗險當時亦無餘畧以細如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畫脫此危地而免守者之傷損後覩道士觀此唐代遺物若不足貴心乃大慰又不敢再加審諦恐其以余爲酷嗜之也

此殆由道士不重繪畫或故以此爲餌使余之耳目不能專注於漢文整卷故特於其所謂廢物之中多出雜束以示余然余實深謝道士之殷勤也余於第一包裹內已發見中國吐蕃文中有印度草書葉甚多所謂中亞細亞婆羅謎文也此種書葉

由其形製觀之均屬於六大寫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見此體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與張君終日於漢文藏文漢梵對譯文束中拾取此種殘葉道士雖以取攜爲勞然甚輕視此故心頗慰矣

後數日間所爲之事與所見之物不暇殫述有一大束充以雜書畫布及種種紙葉其最可貴者爲貝葉梵文大書此明爲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書之材料示其來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寫本未有古於是者吐蕃文書有卷子本有扑敘斯 *Pottis* 本書亦甚多且除南方書籍外尙有他書蓋突厥斯丹東部之回鶻國至第十世紀尙存其時佛教盛行國中一時或曾據敦煌之地故回鶻文寫本多至數大束又摩尼教經之以開突厥文 *Kok-turki* 及敘利亞文 *Syriac* 書者亦見於此云

漢文殘紙片驟視之若稍不足珍然實有古物學上之價值其中雜記如書札寺歷等充塞於道士所謂廢紙中此不獨足以知第九第十兩世紀中此間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載年月亦足證石室之閉在耶穌紀元千年以後也其封閉之故實懼兵禍

然先是此室必爲寺中儲藏故物之所故當封閉之時其物固已古矣余一年以後復檢所得漢文書卷其所紀年月有在紀元第三世紀者然定其最古寫本始於何時尙須假以歲月之研究也

余以多日之勞速檢室頂之叢殘卷束而選寫本圖畫及他古物之特異者乃開漢文寫本卷軸之大匱雖道士之心已爲賄賂所易然頗有難色又清理全室之事雖膽壯者猶爲寒心況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末果於室下得畫絹若干束又於漢文卷中得中亞細亞婆羅謎文及他文寫本等此處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爲彼有而交易之道則余以自由捐助之名義施諸寺宇所取諸物亦以假歸細閱之美名攜至余處初無一人知者

購取之事多出張君之力至其不爲人所指目則又有說茲不暇述當道士旣得馬蹄銀後暫至敦煌驗其名望不減於昔心乃大慰且以余之購此將以佛教之文學美術播於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後此滅亡之厄甚盛業也余四月以後復至茲寺道

士對余無異詞余心尤慰迄於今日二十四箱之寫本與五箱之圖畫繡品他物等安抵倫敦此乃余最終之慰藉也

余於六月中旬始畢千佛洞畫壁造像之攝影古物之研究告終乃從事於地理上之探檢此次事業自南山始余以書籍寄於安西州署乃南向雪山脈此脈實蘇勒河與敦煌河之分水界途中於喬梓村

音譯

The Village of Chiao-Tsu

畔兩小山脈之間發見

大廢址昔有運河導川至此遺跡猶存然其旁耕地今皆不見天時人力全由乾燥而變其初蓋可想矣

是處暴風間作沙山頗峻故掘地之事苦於難施然由古物上之證據知此廢城在耶穌紀元後十二三世紀尚有居人其殘垣之存者尤足證數百年來之風力面東之垣爲飛沙衝擊殘毀無餘而南北二垣與東風平行者尙完好如故及入谷中卽大水河

The Stream of Ta-hsi

橫絕外山脈之處又有洞宇無數謂之

萬佛峽今日猶爲瞻禮之所廟貌之古彷彿千佛洞畫壁極大亦甚完全作於第八世紀至十三世紀之間更足印證當時之佛教畫也

自是以往高峯相銜巔戴冰雪俯視蘇勒河以西不毛之高地
測量既竟下至昌馬旋渡昌馬河經未探檢之山地雖在夏季
猶以乏水爲苦遂由嘉峪關入長城余於此又得決古長城之
疑問焉夫今日中西圖籍均以肅州西面邊牆訖於南山之足
者爲古長城尾又數世紀以來西域人之訪嘉峪關者無不以
是處爲中國本部門戶然據中國古書則關城當遠在其西余
於敦煌沙磧中所發見之古長城遺築更足徵實此說也苟一
細思其疑立釋蓋嘉峪關附近實二種防禦線之交點此二線
之建築年代不同宗旨亦異一線來自甘州肅州之北本與安
西之長城相接乃紀元前二世紀所築也築城之旨在保障南
山陰之狹地及前漢以後國力更張此地遂爲自中國入西域
之孔道第二線則與第一線互爲直角卽嘉峪關城此後世所
築其旨在塞西域通路蓋中國守閉關主義以後矣

余久住肅州至七月杪始啟行探中部南山蓋地方官吏於余
雖甚親厚然懼南山寇盜不任余行堅請而後可而轉運之事
尤多阻礙甘肅人民以山外之地爲人跡所不至頗憚於行後

雖以官力雇得夫役驛馬皆以早歸爲約故唯於利區託芬
chtholen Range 及託雷 Tolai Range 兩山脈間地得有鄉導此地距海
面一萬三千尺之處見有金穴西寧之民在此淘洗云

余離金礦正值雪融之際自是以往不見人跡是月之杪始見
蒙古人牧地數處其地直甘州之南惟南山堀起而南走哈喇
淖爾及青海間也其地有四山脈界畫分明中間山谷亦頗開
廣故雖無鄉導而不至迷失測量之事亦頗便利所過牧地在
距海面萬一千尺至萬三千尺之間人畜飢疲爲之蘇息惟大
谷之中空氣蒸濕與南山西部絕異霰雪日降道路泥濘行路
之難蓋可知也

天然之阨旣如是矣重以中國圉人畏懼艱險出於天性視此
山中危險充塞聞見之外加以想像羣思遁逃不止一次余與
張君且撫且勵始得無事彼等如年老之人歷險旣多畏事愈
甚及偶值危地則又如羣孩在林不知所措故張君與余恒謂
之曰年老之孩肅州官吏所派護兵亦然又贏糧不多中途自
困適余攜有大麥本用飼馬遂以給之彼等以非常食不敢入

口張君取而食之然後敢食後獵得野驃遂以獲濟

自肅州啟行後已行四百餘英里至八月後乃測量中部南山迤北之三山脈此三山脈之經度在甘州肅州之間高峯戴雪距海面萬八千尺至萬九千尺凡蘇勒河及河水之北流者途中皆得其源於冰嶺之中余所取之道務與俄國探檢家奧伯拉啟甫 *MM. Obrechett* 及哥茲老夫 *Kozloff* 異路三脈中偏南一脈

冠以冰雪此蘇勒河與哈喇淖爾青海水源分界之處余輩測量循其北面秀峯連嶺皆高於其北二山脈其間山谷亦高至萬三千英尺蘇勒河諸源之所萃自此以往入大通河發源之高地此河乃黃河最北之大源故余於此處實觸太平洋之流焉遂北至甘州河流域之高地越利區託芬之連嶺谷中水勢泛濫行李頗艱然彌望茂林大半樅樹蔽虧坡麓間與西部南山之荒涼寒沍迴殊伙伴印人蘭沁 *Ram Singh* 專司測繪之事其圖中所測山地自安西至甘州凡二萬四千英方里云

余於九月初自甘州長行擬至塔里木河域以從事第二次之冬期探檢此行爲調查古物及他故乃出哈密吐魯番之橐駝

大道往來西域者不由羅布淖爾而由此道蓋已千三四百餘年矣余於甘州至安西途中時折而北以探長城遺址知古之長城實極於安西於是春夏間之所想像者遂實證之矣及抵安西蘭沁體弱不堪冬行乃令其由和闐歸印度便道測敦煌至沙爾克里克 Charkik 在羅布淖爾之南 之連山而以拉爾沁 Rai Lai Singh 從余行拉氏曾從事異門 Yemen 至中國東部之測量甚以勞勩及精細著者也

十月之初余自安西啟行至塔里木河東北之哈拉沙爾時歷

二月路行九百英里途中之事不能備述唯於哈密吐魯番二

處 天山北山間之二大都會 以數日訪古城郭遺址復以其間測量二處及天山

之旁地在吐魯番時所訪大廢蹟頗多大抵回鶻立國時 自第九世紀至十二世紀

紀世之所建而普魯士政府所派遣之額龍威台爾教授 Prof. Grün

wedel 及豐萊哥克博士 Dr. Von Lecoq 先後探檢所獲遺物甚多

當余之抵哈拉沙爾也時已十二月朔乃急爲探檢之備蓋博

斯騰泊之北平原極望上生灌木頗多古城遺址唯地下多水

中含鹽質氣候比他處頗濕故昔之宮室城垣今爲土堆而已

唯哈拉沙爾之北有一山西行其址石脈蜿蜒地中尚有廢寺
無數本地回人名之曰明屋 Ming O 千屋 此等廢寺自成行列大

小不同而形製無異可用多人以施發掘驗其遺蹟知諸寺不
獨蒙雨雪之害且被火焚偶得古錢乃紀元後九世紀之物蓋
當時摩訶末教徒入寇時所焚燬也然所存古物尙爲殷富諸
大廢寺環以石壁上加堊塼凸彫佛象其數頗多又自一圓頂
甬道通諸丈室以木作壁彩繪尙存此種丈室先爲沙沒故未
受水火之厄諸寺當日檀施如雲品物甚衆故畫壁石像均施
金飾其建築式與和闐古刹俱爲乾陀羅式 Græco-Buddhist Model

來自西北印度某寺周圍列以甕櫃尤爲特異但居人之跡則
絕不可見豈當日此間已爲灌莽飛沙之域雖自哈拉沙爾河
掘一運河至此以資灌溉固自易事亦憚而不爲歟

余於明屋留十四日從事發掘研究之業時最小溫度降至水
點下四十二度加以霰雪日自博斯騰泊方面而來廢墟行帳
悉被以白霧故發掘既竣卽於耶穌聖誕日向霍壘山

of Khora

而行地雖高寒而時多晴霽此處由蒙古牧人之指導

Mountain

發見佛寺遺址先是拉爾沁與余在吐魯番分道至庫爾勒測量庫魯克山 Kumuk-tag 未入地圖之路至是與余會於明屋當余發掘霍壘山廢寺之時彼又測量哈喇沙爾與突厥斯丹平原間之山脈霍壘山廢寺亦有佛像然不幸早爲外寇所毀云千九百零八年之新年余等復至庫爾勒地當大沙漠之東至是余欣然復履故地矣庫爾勒之獵人爲余鄉導者語余以曾見埋沙之城至是欲驗其言乃小行探檢於音奇克河 *Yenikhe* 與沙爾沙克河 *Charchak* 間之沙磧知河流之變遷與氣候之乾燥固使此間地勢改易然除於遠古河床中得近古回教徒之墳墓與游牧人之居室外別無他據而鄉導者之言亦非全妄彼等於塵雨之中固能見其所想像之城郭且望以余輩之奇術助之發見埋藏之寶物也

余與拉爾沁於音奇克河分道由未經測量之沙漠向庫車庫車者橐駝大道西北之名城也余於庫車住一星期訪其近旁之廢址近五年中日本德俄之考古學家時來搜討而新爲法國伯希和教授 *Professor Pelliot* 所清釐歷覽之後遂於正月之杪